

50岁才抱上的娃丢了，此后人生不再有未来

古稀老人的17年寻女路



拐卖儿童该不该判死刑？最近，这一话题又引起各界热议。

林阿定对着电视怔怔地看了很久，老伴过来把电视关了，他的眼睛还盯着那个小小的屏幕，半天叹了口气：“我谁也不怨，就恨自己。”

他75岁了，50岁才有的女儿8岁时在家中离奇失踪。他苦苦找了17年，至今杳无音信。

他说上天留给自己的时间越来越少了，唯一的心愿就是有生之年还能再见到女儿。“哪怕不相认，哪怕什么都不问，知道她在哪儿，过得好不好，我闭眼也安心了。”

记者 樊卓婧 程鑫



林阿定拿出女儿小时候的照片。

记者 王鹏 摄

1 家没了

在镇海澥浦沿山村林阿定的家里，低矮的砖瓦房潮湿闷热，屋里好大一股霉味。“房子漏水，前段时间天天下雨，屋里也是湿答答的。”林阿定摇摇头说。

他其实不太在意这些，这个简陋的地方，所有权并不属于自己。房子是村里的，他付了2万元钱，可一直住下去。他本来也有住进新房的机会。6年前，他在329国道旁的老房子拆迁，可以拿到五六平方米的安置房，但他放弃了。“女儿没找到，没儿没女，又没兄弟姐妹，拿房子有什么用呢？”这是林阿定当时对村里的解释。

当然，他心里也有小算盘，不拿房子可以多拿点钱，去寻找女儿。

这些年，林阿定挣来的钱，几乎都花在了寻找的路上，家里没置办一件像样的家具，一台很小的冰箱已经锈迹斑斑，为省两个钱，他至今还烧柴火，舍不得用燃气。

生活的艰辛，失去女儿的煎熬，把曾经能挑起180公斤担子的男人，消耗得已经力不从心。担心自己的记忆渐渐衰退，老人把女儿的姓名、出生日期和失踪时间记录在

2 50岁才抱上的娃丢了

1998年1月16日，林阿定这辈子都无法忘记的日子。那天晚上，下着好大的雨，女儿就是在那个雨夜，离奇失踪的。

那一年，孩子8岁，刚上小学一年级，当时寒假在家。

春节临近，村民们忙着置办年货，炮仗声不时传来，空气里弥漫着过年的味道。林阿定也不例外，虽然同妻子离婚了，家里只剩下父女俩，但春节还是不能马虎的。白天，他特地到街上为女儿备齐了过年的新衣服。

女儿是他唯一的念想，寄托着他这一生的希望。

孩子出生的时候，他已经50岁了。为此，他高兴得掉了好几天眼泪。

幸福来得太晚，算起来，他已经有几十年没有体验过天伦之乐了。

林阿定出生于澥浦镇上，7岁时母亲去世，父亲多病，他没读过一天书，小小年纪就下河抓鱼，上山挑野菜，卖掉后换点大米。

18岁时父亲去世，留下他孤零零一个人。

20岁时从宁夏支边回来，茅草屋吹没了，没有住的地方，他就被下放到现在的沿山村，种地为生。

家徒四壁，讨媳妇简直就是奢望。好心人曾给他介绍过一个姑娘，可人家上门来看过之后，就再也没有回音了。

幸亏后来政策变了，改革开放，穷怕了的林阿定总算看到了希望。他到山上采草药，又贩来小鸡小鸭四处叫卖，足迹遍布慈溪、余姚、镇海等地的大街小巷。那时候的他身强力壮，力气大得惊人，能挑起180公斤的担子。生活慢慢好转，上世纪80年代末，年近五旬的他终

一张张硬纸板上。

老房子拆掉的那天晚上，林阿定住在过渡的临时房里，梦见女儿回来了。他一骨碌爬下床打开门。凉风嗖嗖地蹿进来，寂静的夜里什么都没有。他清醒过来，抱着头，在马路边坐了一宿。他觉得孩子出生的房子没了，就真的什么都没了。“她就是回来，哪还认得家？”

事实上，原来的那个“家”里，女儿留下的东西也很少，她甚至没有一张单独的照片。17年前失踪后，林阿定才发现，这些年一直拼命干活挣钱，一张照片也没给女儿留下。经旁人提醒，林阿定才找到女儿幼儿班的同学，借来一张幼儿班的毕业照，经照相馆处理，从合影里抠出了女儿的一张照片。

林阿定曾一度深深自责，痛心疾首时甚至自打耳光。“50岁才得的这个娃，我怎么就没好好当回事。4岁时，我气跑了她妈；8岁时，连她都丢了。”

那件让他“进棺材也没法闭眼”的事就是，17年前，孩子出事的那个晚上，他跑出去打麻将了。

于结婚成家。1990年有了女儿林玉艳，孩子是他的掌上明珠。

只可惜，短短4年后，妻子跟他离婚了。

过去了这么多年，林阿定承认，当初离婚，自己有很大的责任，性格太暴躁，动辄火冒三丈。

他把这个性格缺陷也归咎于过去的贫穷。因为穷，周围的人都看不起他，白眼与嘲讽都曾让他愤怒、咆哮。妻子的离去，对他的打击很大，好在，孩子跟他，成了他唯一的寄托。

小艳失踪后，他曾经一遍遍问自己：当年，对妻子的简单粗暴，是不是给孩子留下了阴影，又或者，是不是对她太凶了点？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，这些念头就开始折磨着他。

孩子长得乖巧，也很聪明，见到村里的长辈，叔叔阿姨地叫得很甜，可她有个贪小的毛病，邻居家地里长出的青瓜、番茄什么的，她会去采摘一两个，这是林阿定绝不能容忍的事情。

当年他再穷，都没有拿过别人一粒米。孩子万万不能学坏，尤其是女娃。只是，除了发现后暴打一顿，他想不出别的法子。

有人背地里说，孩子就是她父亲打跑的。这话像钝刀子一样划拉着他的心。他反反复复回忆，出事那阵日子，他没有打过孩子；他也清清楚楚地记得，事发当天，女儿看到新衣服的表情，是欢天喜地的。

黄昏时，父女俩有说有笑地吃好晚饭，村里的朋友来叫他打麻将，他犹豫了一下就去了，留下女儿一个人在家看电视，毕竟，孩子很乖，他很放心。

晚上11点多，他回家时发现女儿不见了。

3 又短又长的17年

事发当晚，下着大雨，林阿定冒雨到家家户户敲门询问，可没人听到任何声响，也没人看到孩子是否外出过。

寒风，冷雨，绕着村子跑了几个小时，林阿定浑身湿透，冻得手脚僵硬，找了个通宵。

第二天，他到派出所报案，做了笔录，以后就再也没下文。

他怀疑孩子是不是跑去找她妈妈了，林阿定跑到前妻那里，结果依然令人失望。

冷静下来的林阿定回家仔细检查，发现家里还丢了几只小鸡和小鸭，其它东西都完好无损，没有翻动的痕迹，女儿的书包也还在家放着。

好不容易等来的幸福天伦，仿佛在一夜之间，消失得无影无踪，不带商量，不留余地。很难说，在悲伤、自责和执念的作用下，这17年对于他而言，究竟是更漫长，还是更短暂。

1998年春节只是一个开始：当所有的人都团团圆圆地过年时，孤身一人的林阿定却在为寻找女儿而奔波。他把那张从幼儿园毕业照抠出来的照片印在身份证大小的纸上，在路上逢人就发。

在镇海澥浦，时常会有这样的场景：一个胡子拉碴的男人，推着辆破旧的自行车，拿着一摞大小不一的纸张，凑到旁人面前，满脸堆笑地询问着：“你见过这个小女孩吗？她是我的丫头。”

之后的很多年，每次出门找女儿，林阿定总是随身携带着这样的小纸片，在距离自己家几十公里外的乡村集镇，一次又一次地凑到陌生人的身边，指着纸片上女儿的照片，陪着笑：“你见过这个小女孩吗？她是我丫头……”

讲话的时候，林阿定总会不自觉地弯下腰，眉眼间露出温顺的笑意。他的头发和胡子似乎白了好多，乱蓬蓬的，环绕着他满是皱纹的脸。询问女儿的下落，他几乎只挑那些和自己一样的小人物，比如路边的清洁工，在车站等着拉活的三轮车车夫。

有几次，他一度看到希望。有人说，在萧山街头一个乞讨的女孩，很像小艳。他马不停蹄赶过去，扑了个空。

随着一次次希望的破灭，林阿定对女儿的担心也一天天加剧。寻亲路上，各种说法都有，有的说可能被坏人拐走了，有的说被坏人摘走了肝、肾等器官。这些说法，让他晚上常常做噩梦，但清晨醒来，他依然坚信：女儿还活着。

后来，他寻亲的范围越来越大，一边做着贩卖小鸡小鸭的生意，一边打听女儿的下落。安徽、山东、河南等地，他都曾包车去过这些地方，做完生意后都要停留好几天，到车站、菜场等地，询问有没有人见到过照片上的这个小女孩。

他也知道，这样的寻找堪比大海捞针，但他想不出有什么更好的办法。

4 未了结的心愿

17年，林阿定的生活就这样在寻找中度过。

几年前，穷困潦倒的他碰到了个善良的女人，来自湖南的何合社，两人相伴着走过了那段艰难的日子。

在何合社的眼里，这个倔强的男人虽然脾气不好，但是心眼儿不错。10多年寻亲挺不容易的，可见是个有情有义的人。而且说真的，他对自己也不坏，两个人搭伙过日子，总强过一个人撑着。

认识他的时候，房子很小，床铺旁边就是鸡笼鸭舍，臭气冲天让人难以入睡。何合社也理解，这样孤苦伶仃的一个男人，哪里还有什么心思去收拾房间，享受生活呢。她手脚麻利地收拾，照顾他的起居，这个乱糟糟的小屋，总算有了点家的味道。

如今最让何合社担心的是，老伴原来的那股劲头没了，他好像越来越心灰意冷，干什么都没有精神。

“他去找，说明还有劲儿，他不出去闷在家里，我心里就发慌。这样憋着憋着，要憋出病来的。”

从中年男子到古稀老人，林阿定渐渐力不从心，就像那辆已跟了他10多年的人力三轮车，已经锈迹斑斑。

这些年，三轮车可谓是他流动的家。清晨，踩着满载小鸡小鸭的三轮车上路，走村串户沿路叫卖，顺道寻找女儿，有时，他就蜷缩在三轮车里凑合着，半睡半醒间，天就亮了。

如今，古稀之年的林阿定已明显不如从前，踩车甚感吃力，记忆也开始下降。花白的头发，同他那身因长年风吹日晒而呈古铜色的皮肤，对比是那么的明显。长期的奔波负重，他的双腿静脉曲张非常严重，青筋像蚯蚓一般盘曲在腿上，随时都可能爆裂。他说，晚上常常疼痛难受，睡不着觉。

身体不如从前了，女儿也还没找到，赚钱也没动力了。如今的林阿定，除了女儿，人生再无什么念想。他说，当年女儿还是小毛头的时候，他曾立下目标，努力挣钱，让女儿好好读书，供她上大学。

“她25岁了，如果好好的，应该已经大学毕业。说不定娃都有了把？”看到邻居家襁褓里的孩子，他像是突然从现实中抽离，哀伤的脸上闪过片刻欢愉，但很快又回到无边的灰暗中。

他越来越感到，从17年前起，人生不再有未来，现在所有的生活都是在和过去拉扯。这17年就像一个漫长的拉锯战，拉着拉着，马上就要拉不动了。

“可是我的丫头，她会在哪儿呢？”眼泪再一次顺着他满脸曲曲折折的皱纹滚下来。

